

大幻想系列

纸人

殷健灵 / 著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大 幻 想 系 列
d a h u a n x i a n g x i l i e

纸人

殷健灵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 人 / 殷健灵 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0. 8

ISBN 7-5391-1713-3

I. 纸... II. 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531 号

纸 人/殷健灵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 编 33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2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张:7.5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91-1713-3/I·403

定 价 10.00 元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殷健灵

1971年生于上海

199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现为《现代家庭》杂志编辑、记者

著有诗集《盛开的心情》

散文集《纯真季节》

中篇小说集《青春密码》

长篇小说《玻璃窗》

《哭泣的精灵》等

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海峡两岸少年中篇小说征文佳作奖”

“《巨人》最受读者欢迎作品奖”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纸人

推开盥洗室的门
一扇白色的门呈于眼前
推门而入又是一扇门
一个熟悉而久违的声音袅袅而至
苏了了——
废弃的灰楼
漂浮着白纱绸的窗边倚着
一位成熟而美丽的女性
那是纸人丹妮
莫克肆无忌惮地报复苏了了
却在铅笔上刻下爱慕的真言
男孩是怎样一种
矛盾而又可怕的动物哦
疯狂的雨夜
一位古怪的“青春热线”求询者
求询者离去的背影让苏了了惊惧
她竟是在青春的河流中
溺水而死的秋子

大 幻 想 系 列
d a h u a n x i a n g x i l i e

纸人

殷健灵 / 著





出版者的话

作为与新世纪同名的出版社，我们一直在思考，寻找和策划一个能够深刻影响和启动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的出版战略。“大幻想系列”的出版终于使得这一战略有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所谓幻想文学,就是凭借丰富的想像力,虚构一个我们这个世界所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在这个“第二世界”里展开一连串的故事。

幻想文学强调的“幻想”，不是原有的单纯的“幻想”层面的“幻想”。它是幻想与真实的一种融合，是非现实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它可以扑朔迷离以至神奇无比，然而描述的手法则又是非常的现实主义。这种效果及其文体形态，也被叫做“小说——童话的互融”，或者叫做“亦真亦幻”的艺术表现。



幻想文学这一体裁萌生于19世纪末儿童文学最发达的英国,繁荣于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以英国、德国、日本等国最为发达。幻想文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个性特征,它的特质使它最大限度地接近儿童的本能和天性,带给儿童全新的奇妙的阅读体验,具有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主导潮流。《哈里·波特》和《魔戒》的畅销就是最好的印证。

幻想文学的形态不仅是席卷全球的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潮流,同时,也是深深植根在中国民间文学和传统东方传奇故事之中的文学因素。我社之所以瞄准“幻想文学”,实际上正在于瞄准既有世界潮流性,又有中国本土深厚基础的广阔的“阅读空间”。

“大幻想系列”也将成为我社今后一个时期锁定和紧扣的重大出版方向与品牌追求。

我们的追求是长期不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望着能产生大师级的作家,能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建设成为中国“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

相信我们的期望会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里变成令人瞩目的现实。

目录

0	时间深处的眼睛	1
1	我丢失了我的纸人游戏	13
2	谁告诉我女孩自己的事	34
3	抱抱我,丹妮	60
4	我是谁	71
5	恐怖地带的男孩	86
6	木溪	110
7	趟不过的女儿河	134
8	北京夏天的阳光	160
9	开启的门	181
10	终生难弃的书	209
	题记:活在成长的年代	219



0 时间深处的眼睛

时间从指缝里无声流逝
为了永远年轻
我们回忆和追索
当我早已与少女时代挥别
它从时间的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
提醒我
那是你无法摆脱的迷恋

我已经28岁了，很长的时期我无法正视自己的年龄，因为我觉得自己依然活在过去，那个



充满了梦想和靛蓝的天空的年代。时间的花瓣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凋谢和盛开，记忆却始终像含露的早晨那样新鲜和芬芳，我不能阻挡许多人纯真的眼睛在岁月的风霜中渐渐枯萎（总有一天我也会那样），但至少我可以让自己在尽可能单纯的日子里久久停驻。

5年前，我成了一家生活杂志的编辑，我开始接触生活的庸常、婚姻的琐碎和在平凡人生中挣扎的人们的无望，我和各种各样的女人交往，她们中有我的读者和作者，还有的是我的采访对象。她们有的魅力四射，有的却被岁月磨蚀得黯然无光。她们的声音如同秋天枯黄的树叶蝴蝶一般翻飞，在我的心里鸣响，我不希望这些声音成为永恒，因为它们会催我迅速老去。我更留恋于在纸上和少男少女们对话，这是绝好的净化心灵的方式。这部小说自然也是写给少女们看的。

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前两个月，我的身边连续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

首先是天气变得诡异多端，6月的上海连续两个星期暴雨滂沱，雨点大如蚕豆，敲打在地面



和玻璃上如同万马急行。雨下得没有间隙，雨声密集得令人窒息，到了深夜，大雨便狰狞得像肆无忌惮的怪物席卷一切吞噬一切。从没见过这样的大雨，我85岁的老外婆说。每天，我打着伞走到雨里（我特意挑了把最坚固的伞，伞面是那种星夜的蓝，上面布满梦幻的碎花图案），伞面不堪一击如同被打蔫的衰草。

这天傍晚，我拿了伞出门，我知道此行路途艰难。我必须转乘三辆车，花上将近两个小时，纵越整个城市，到达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我是那里的“青春热线”主持人，今天是星期五，我当班。

门诊设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这是一幢新盖的大厦，半年前才竣工。心理门诊因为不是什么赢利机构，便被安排在底楼紧贴中央空调管道的屋子里，“嗡嗡”的噪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盘旋在四周，弄得你心烦意乱。隔壁的音像书店里顾客寥寥，楼上的保龄球馆的生意今天也似乎特别萧条，大厅里只有一个保安在走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照出他寂寞的人影。

今天可能碰不上一个求询者，我想。



然而热线依然忙碌，这样的雨天是人的心事泛滥的时刻，我一连接了三个电话，都是女中学生打来的，其中有两个只是为了聊天，我们早已成了未谋面的朋友，每逢我值班，她们都会来电倾诉。她们说她们缺少可以说话的对象，觉得自己像空气中自由的分子，却很少有激烈的碰撞。我和她们对话时，常有如鱼得水的松弛感，这与我平时的工作大不相同，尽管在这里我完全是义务的，但是我很乐意。

接第四个电话的时候，我遇上了一点麻烦。“喂”了好几声，对方才像刚从坟墓里苏醒过来一样发了声，这是一个让我辨不清性别的声音，低沉、粗哑得像个中年男人，可她却自我介绍说是一个高中女生。她说的是青春期的生理困惑，用词暴露，甚至有些不堪入耳，直觉提醒我这或许是一个拙劣的恶作剧，因为偶尔会有一些压抑和失常的人借热线电话发泄郁闷。我正琢磨着如何婉转地打发她，身后的玻璃门响了。

门的响声很轻微，仿佛是气流挤压时发出的呻吟。

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蜡黄的脸来，她的半个



身子掩在透明的门后，一束灯光恰好打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紧贴在脸上，这使她的脸看上去更为瘦削。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眼神怔怔地盯着我。

一个神秘的大雨之夜，一个奇怪的求询者。

我和善地请她进来，让她在转椅上坐下，顺手给她递了杯茉莉花茶。

“也许你更习惯喝饮料，可我这里只有茶。”我说。我一直觉得茶是成年人的专利，茶的沉稳和内敛不太适合少男少女。趁她喝茶的片刻，我凝神注视了她几秒钟。然后我在心里大致勾勒出她的轮廓——

十七八岁的高中生，腼腆、内向，不很合群，功课不会太好，缺乏自信，尤其是对自己的相貌。

见我微笑着看她，她不好意思地放下杯子，不等我开口便非常配合地开始了自述。她的鼻尖上爬满了细密的汗珠，手指始终紧张地拽着裙边，她穿着天蓝色的棉布裙，有些旧了。

“我从5年前就开始到处求询了。”她说，



“我知道自己患有‘强迫症’，一到晚上我就害怕，我总是睡不好，因为即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会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往上提、往上提，弄得我好累好累。哪怕是在白天，我的思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滞留在某个念头上，比如放学后，我会反复回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遗漏在教室里了；我长时间地照镜子，研究自己的皮肤是否又粗糙了……类似的问题困扰我，无法排遣。我的思想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过不去，又退不回来，悬在半空中，我的身体仿佛也被抽空了。我偷偷去医院看心理医生，按照医生的要求练习放松，最后却发现无济于事。我还是被卡住了，卡住了……”

她的话晦涩难懂，她重复着“卡住了”三个字，这是她独特的语言。

“你和同学们相处得怎样？”我问她。

“我基本不与人往来，只和一个女同学关系不错。”

“你最害怕什么？”

“害怕？”她将食指顶在嘴唇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我害怕别人知道我的秘密，有时我甚至



觉得他们已窥破了我的秘密……”

说着，她更用力地拽自己的裙子，将那里弄成皱巴巴的一团。

我大致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用“卡住了”这样的象征语言，表达她对前途无望的深层心理，想“退回去”则表明了一种逃避成长的心态。但这仅是表面理解，直觉告诉我在她的叙述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情。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所有的心理异常和精神疾病无外乎两大成因，其一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彼此不和造成心理冲突，冲突不能缓解被压抑在潜意识中，长期积累形成问题；其二是因幼年时个性心理发展不顺利所形成的痛苦经验。幼年的痛苦经验虽然在成年后不复记忆，却被深深烙刻在潜意识中。而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经由对案主的心理分析，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冲突和痛苦释放出来。它是一座活的桥梁，将你引渡到解脱的彼岸。

我试图诱导她说出她显然不愿提及的往事，她犹豫着，垂下头，露出发根后白白的脖颈。



片刻，她忽然扬起头，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那眼神里闪烁着某种我熟悉的东西，仿佛是我留在时间深处的记忆的鳞片，它模糊着，远远地飘荡，却不能清晰地忆起。

就在我沉思的时候，她慢慢地站起来，冲我笑了笑，说：“谢谢你能理解我，其实我已经对‘求询’上了瘾，我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关注和同情，这样，我就满足了。”她的声音变得轻细和虚幻，然后，她拉开门走了出去。临走前，她回过头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是第十个和我交谈的心理医生。”

我仍旧坐在电话边发呆。我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之所以和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是因为我长期沉溺于对那个时期的兴趣和思索里面。这个求询者是我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个，随着玻璃门的响动，我感觉一股冷风从我的脚底泛起，逝去的青春岁月如同浸在药水里的底片渐渐清晰和凸现。

成长真的是一部布满了悬念的书啊，有的人被它吓成了畸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离去的求询少女；有的人却把它当作了光芒覆盖的生活，